

花雨 逸愿



狼 君

内容简介

他终于体会爱情的可怕性，
它让他心甘情愿放弃长久追求的自由，
让他冷酷深沉的内心变得蠢动炽烈，
让他对她衍生出一股难以解释的情怀，
即使毁去数百年道行和生命亦无怨无悔选
只可惜他的付出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倔强小女子眼中只有回归真身的他，
面对兽化而成的男子有的竟是不平之气。
他再如何倾心相待都无法感动她一点点，
幸亏他时间多可以等她首肯随他而去，
不意苦苦等候的结果是生离死别……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他终于能够体会爱情的可怕性，
它让他即使毁去数百年道行和生命亦无怨无悔选

封面构思

冷傲粗猛在古代男子

1 千里雪山事生变

他拖着步履 ,仅凭心中一股气 ,勉强朝隐伏在树和草丛中的山洞走去。

雪地上迤邐出一条惊心动魄的血痕 ,瞥了眼地上的脚印 ,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元虚受损 ,真气不足 ,已无法维持人的形态。

老天在此刻反倒慈悲了。

天空飘下细细的雪花 ,皓白盖住沾血的兽蹄 ,像洗去瑕疵的玉 ,新雪掩埋了腥味也藏去踪迹。

掉过头 ,锐利的眼深远地瞧着来方 ,除了雪景还是雪景 ,他似乎在笑 ,接着头一甩 ,劲瘦身躯以流畅的线条跃入草木丛之中。

雪下得迷蒙……



离开京畿的繁华扰攘 ,马队缓缓朝东北豪放的山水行去。

没有雕梁画栋的建物 ,没有豪华奢侈的排场 ,吃的

是平常味，穿的是保暖为主的袄衣，这条路走得虽辛苦，对十四岁的晓书而言，内心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能远离那栋牢笼似的华丽宅第，毋需见识家中五位姨娘相互争宠的手段，也不必理会那些与自己拥有一半相同血缘的兄弟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外头生活纵使简陋，她心中雀跃欢喜，便觉得所有事物多么有趣。

撩开车窗帘子，一张女儿家的脸蛋半探出来，她长发中分，仅用一柄小梳别住发顶，露出光洁的额，细长的眉、小巧的耳蜗儿，眼睛因车外流泻进来的光微微眯着，整个感觉秀秀气气的，连撩着灰布帘子的手指也生得异常秀气。

“小姐，雪又飘了，吴师傅正要寻处地方扎营，你好生待着，受了凉可就不好了。”前头的车帘稍掀，一个矮胖的妇人踉跄地进来，见晓书任着雪和风打着脸蛋，忍不住嘟囔几句，边捉来一件裘衣披在她的肩上，“天都把地冻裂了，好好待在家里头不好吗？偏要来受这种苦？”

“奶妈……”她轻轻叹了口气，带着歉意。“是晓书不好，累得你也吃苦。”她能说服爹爹让她跟随吴师傅的采参队上长白山，却没法劝阻自己的老奶妈，队伍出发那日，她硬是跟了来。

“还提这些。”奶妈瞪了她一眼，也不知是不是生气，气她不懂照顾自己，十指倒是温柔地取下她顶上的小

梳几下工夫,已将飞散的软丝梳成净洁的款式。

晓书由着她的指尖在头皮上游走,听她叨念。

“你爹也糊涂了,家里男丁旺,把你这惟一的女儿也当儿子看待,瞧这采参队每个都是高壮汉子,夹着你一朵花和我这老太婆,倒成什么样了?”

“奶妈,爹是教我求烦了,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吴师傅的手下又高又壮这不很好?把咱们护得周全,不怕盗匪也不怕虎狼。”她扬起眉静笑着,淡柔语气有着安抚的作用。

“你爹是中了六姨太的狐媚术儿,你整日磨着他,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去不得六姨太那儿,他不应你,还怎么着?所以我说,他是糊涂了,真真无可救药。”她摇了摇头,叹息,“我也懒得管他,我只疼你这心肝儿,唉……你娘亲要能活得久些,一切都不一样。”

怎么的不一样?没谁知道呵。

娘亲在她六岁时就病逝了,在晓书印象中,娘亲是温柔而纤弱的,有大半光阴总躺在软榻上病着。

她会将幼小的她揽在床榻上,替她梳头扎辫,用略哑的嗓音说着一则又一则的故事,有时又抱着她静静流泪。当时她不懂,后来知道是因为爹陆续娶了四姨、五姨,至于现下得宠的六姨,是娘亲去世后才入沈家的,但这份恩宠能有多久?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忠贞与

风流 ,专爱与多情。

何者是对 ? 何者是错 ?

这些事太过复杂纠葛 ,她虽较同龄的孩子成熟 ,到底仅是个孩子 ,难以了解的 ,只觉得是一壶漩涡 ,爹和娘亲、还有大娘和其他姨娘 ,大家都搅在里头 ,谁也出不来 ,谁也不愿意出来。

此时马车慢下 ,一个高大汉子掀开车帘 ,态度颇为恭敬。

“小姐 ,这场雪怕要下上个把时辰 ,咱们先在这山坳处避避风雪 ,可好 ? 还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待会儿扎了营、生起火堆 ,说不得……今夜要在这儿过了。”

奶妈一听脸沉了下来。“不是说春到了 ,怎么雪还下不歇息 ? 知是如此 ,等天暖和了再出发不顶好 ? 何必早早来受这冻 ?”若晚些出发 ,说不定就能多些时间劝服小姐 ,她是自己一手带大的 ,还捉不准她的心意吗 ? 只要自己再求下去 ,她向来心软 ,肯定会为了她的老奶妈打消远行的念头。唉……只可惜一切决定得匆促。

“这是长白山地最后一场大雪 ,雪融了 ,万物就苏醒了 ,若等到春临再出发 ,长白山地上的好货色会教其他采参队取走的。”大汉似乎有些儿受不住奶妈 ,这一路上 ,他已听够这老太婆的叨烦 ,他背对着雪光 ,瞧不清神情 ,但回话的语气夹杂着淡淡的耐。

“吴师傅。”女孩儿轻软地唤了一句，引回他的注意。

“小姐有何吩咐？”

晓书笑了笑，“吩咐不敢。采参抢期，这事您是老师傅了，我和奶妈离开沈家，长白山之行都靠您关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吴师傅不必过问于我，自个儿决定便行，呵呵……即使问了我，我也不知道呵。”

“哦、呃……是，我知道了。”没理由怕她，一个小姑娘而已，他想着，又觉得那感觉不是怕，却是自然而然地心生恭谨。假咳了咳，他继而道：“那就委屈小姐在野地过宿一晚，小姐毋需担忧，夜晚生起营火，我会派人轮番守夜，随队的几名猎户都是拔尖儿，大虎大狼都猎过几只，有他们在，倒不怕遇上什么猛兽。”

一开始得知她要跟随，心中有千百个不愿，可他是拿沈家钱财，以高价长期受雇于人的，能说些什么？只好让她跟着来，还外带一个老妈子。

他已有心理准备要去面对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忍受她的无理取闹、颐指气使，但事实却超出预料。这一路北上，风霜苦雪的，她倒是自由自在，偶尔还听她哼着小曲儿，或干脆掀起窗帘子，马队一边行进，她边与靠近车旁的谁说话，问的全是北地的事物，兴致勃勃的，连那老妈子的碎念，也让她有意无意地挡将下来。

“有吴师傅守着，我和奶妈可安心了，定能睡个好

觉。”

“打出京城 ,何时好睡过 ?”奶妈仍是叨念 ,后头还自言自语了一番 ,声音细碎 ,听不出念些什么 ,直到吴师傅告退 ,车外传来男人们指挥吆喝的声音 ,她脸色还没回温。

“好奶妈 ,别生气了 ,就一夜而已 ,若怕冷 ,咱们靠在一块儿 ,我这儿还有小火炉呢。你挨着我 ,我挨着你 ,温温暖暖的 ,多好 ?”她软软倚向妇人 ,知道这伎俩屡试不爽。

“我生气也是为你。”说着 ,揉着女孩儿一只嫩手 ,那手掌小得可怜 ,莹白得近乎透明 ,软嫩软嫩的。“都十四五了 ,又许过人家 ,还与一群大汉子同行同住 ,这事要传回京城教陶府的人知晓 ,定要闹风波。”

陶府和沈家 ,在京畿算是门当户对。

论财力 ,从商的沈家略胜一筹 ;论威势 ,陶府老太爷与老爷均官居要职 ,又受圣上赐居宅第 ,自然是显赫了些 ,而一边有财、一边有势 ,也不知怎么牵扯的 ,晓书才满月 ,便与陶府孙少爷订下鸳盟。

许多事由不得已 ,她并非离经叛道之徒 ,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在出嫁前 ,总是想到外头走走 ,瞧瞧不同的事物 ,这愿望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大了点儿 ,因此 ,她格外地珍惜这份难得。

“往后嫁了人 ,你就得让一堆规矩管着 ,奶妈真怕你这性子呵……”她抚着晓书的黑发 ,缓缓叹息 ,“你啊 ,外表柔弱 ,内心偏生刚强 ,你那些个兄弟可没谁比得上 ,唉 ,你啊你 ,该为男儿身……”她话中有话却不挑明 ,只将她像小孩童似的揽在胸前轻轻摇晃 ,幽幽又叹 ,“我可真怕你这性情……唉……”

晓书不说话 ,唇角微扬 ,眼眉垂着 ,视线留驻在自己的左手上。

那一截白皙露出裘衣之外 ,异常的小 ,五指无力地蜷缩着 ,下意识地 ,她以右手扳开它 ,掌心对着掌心握着 ,大小差距将近一倍 ,感觉自己的右手握住一个小小孩子的软萸 ,而非自己的左手。

她是天生残疾 ,算是废人了 ,能凭着家族财力攀上官家姻缘 ,一生吃香喝辣、富贵荣华 ,安安稳稳当个官家孙少奶奶 ,还能不知足吗 ?

她笑 ,秀眉却淡拧着 ,悄悄拉下裘衣 ,盖住那永远长不大的手。



这一场灾难来得突然 ,教人措手不及。

在吴师傅领着大家落脚的山坳处 ,不是遭狼群围困 ,也没有猛虎咆哮山冈 ,夜半时分 ,大雪已止 ,由黑暗处来了一批打劫过路的抢匪。

面对凶悍又为数众多的匪徒 ,再顶尖的猎户也要心慌。

见他们驱着大马刀起刀落 ,不由分说已砍下一人脑袋 ,采参队中许多人见状吓得四处窜逃 ,哪里还顾得了他人。登时 ,雪地山坳上 ,叫吼和哀鸣夹杂马匹嘶叫震破夜的寂静 ,凄厉得如恶鬼降临。

“杀！留下马匹 ,不留一人！”

寻常抢匪劫了财物便走 ,很少做得这么绝的 ,听到这声吼叫 ,晓书想冲出马车 ,腰身偏让奶妈抱得死紧 ,硬是拖了回来。

“奶妈 ,你躲好 ,我出去瞧瞧！”她试着扳开腰间的手。

“不、不！让他们瞧见了 ,还能活命吗？你给我乖乖待着 ,哪儿也不许去！”奶妈颤抖说着 ,脸色苍白如鬼 ,死命将晓书拖进角落 ,随车的书籍包袱散下 ,将她身子遮掩住了。

“奶妈 ,我不许你去！”情况陡转 ,换成她抱住奶妈的身躯。

“我不去 ,我挡在车门旁 ,他们见我一个老太婆 ,不会开杀戒的。”说这话 ,连自己也不太相信 ,可现下无处可躲 ,她总要护着她的心肝儿。

忽然车帘子一掀 ,眼前的景象教车内争执的两人怔

然。

营火映着雪光，也映着刀光，那些恶人骑着马追逐奔逃的人，长臂举刀一起一落，就是人命一条，毫无手软。

“小姐，我来驾车，你捉紧了！”吴师傅匆促交代，帘子复又垂下，还不及转神，马车已跑了起来，踉跄又歪斜地在雪地上求生。

“奶妈……晓书累了你了……”

“都什么时候，还说这些！”她用力抱住女孩，“他们要是敢伤你一根寒毛，我、我同他们没完没了！”

隐约听见有人追来，思及方才杀人那一幕，晓书心抖了起来，只求上天可怜，让马车别教那帮抢匪赶上。

“奶妈，一有机会就逃命去，不要管我了。”她喊着。

此时车身猛力一震，听见重物连续击在车板的响音，窗帘子让狂风吹开，先是一柄大刀刺了进来，妇人忍不住惊呼，和晓书缩进角落。

车里头传出女人家的呼声，车外骑大马追赶的人似乎无比欢愉，他发出一声长啸，继而狂喊：“货在车中！”

晓书怔了怔，想着他意指何物，却见大刀抽回，探入的是一张丑脸，冲着她笑得诡异，不再多想，她双脚朝他脸上踢蹬，那汉子始料未及，结实地吃上一记，险些摔下马背。

风中听到他连声咒骂，这下子他已有了提防，不一会儿，大刀又砍了进来，料准她们缩在角落，好几次都快刺中奶妈的肩背。

晓书又急又气，趁刀子砍入木板缝中不及拔出，她挣开奶妈的怀抱，小身子扑向前去，紧紧扯住持刀的腕臂，口一张，两排牙狠狠地咬下。

奶妈发出震天价响的惊叫，圆滚的身躯正欲扑去，那马上大汉竟丢下刀，反手扣住晓书的衣领，瞬间将女孩儿家瘦小的身子提出车窗。

“小姐！小姐……哇啊！”剧烈的颠簸将妇人震倒，她往后倒栽，后脑勺敲到硬物，人便晕厥过去，任着前头不知情况生变的吴师傅驾车奔逃，冲入漠漠雪原。

逮到一个女娃儿，那丑脸大汉似乎颇觉满意，车速登时慢下，他没把晓书放在眼里，正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才眨眼，锐光闪过，跟着胸前溢出热乎乎的液体，定眼一瞧，竟是自己的血。

天寒地冻的，伤口不觉得痛，只是震惊，太过、太过震惊，那女娃儿不知何时变出一把匕首，对着他当胸划过，那对眼儿没半分惊恐。幸亏他衣袄甚厚，要不，这一下足让他见阎王去了。

她反应奇速，抓准时机翻身下马，头也不回地往雪坡下跑。

那丑脸大汉终于有所反应，怒吼一声，顾不得伤处，驱马追来，想再次提举她的后领，晓书一个转身，匕首再奏奇功，刺中男人的臂膀。

他又是怒骂，飞身朝奔跑的她扑下，晓书拼命扭动、拼命挥舞右手，雪地上稳不住脚，一大一小的身影如同滚球般，随着倾斜的坡度下滑。

不知转了多少个圈、打了几十个滚，晓书只知要紧握着匕首，那是她惟一的护身物了。身子随着自然的力量摆弄，头昏了、眼也花了，全是白茫茫的一片，神志不由得打转儿……她模糊想着，坏人教自己缠在这儿，又有吴师傅在，奶妈至少是安全了……



血的味道。

它让那入侵领域的异味引出洞，在草丛中窥视着。

是不小心摔下雪坡的生人。它暗自思忖，锐眼瞥见那小小身形握着的利刃，又瞧了眼伏在不远处、满身鲜血的男子，情况有些儿耐人寻味。

一声嚤吟，那女孩儿醒了过来，它压低颈背，静静做一个旁观者。

晓书缓缓移动几要冻僵的四肢，一时间不知自己怎会如此，直到瞧见握在手中的护身匕首，才猛地忆起一切。眼眸一抬，见那恶汉躺在雪地，不知是死是生。

她喘着气 ,费了些气力才直起身躯 ,稍稍举步 ,右小腿儿一阵疼 ,她痛得跌在地上 ,恐怕是伤了筋骨。

咬着牙 ,她扶着小腿肚儿按压了会儿 ,才半拖半爬地趋近那人 ,伸出手在他鼻下探了探 ,尚有气息 ,她不由得苦恼 ,真正遇上一个大难题。

该怎么做 ?她思索着。

若心够狠、够理智 ,手中匕首一刺 ,趁他伤要他命 ,要不如此 ,自己行动不便 ,荒野雪地 ,也不知躲到哪儿去 ?等他清醒 ,死的便是她。

利刃高高举起 ,她胸口起伏 ,由轻缓转为剧烈 ,双眸紧闭 ,可能是天寒 ,也可能心中委实难以决定 ,她手腕有些儿发颤 ,僵持许久 ,匕首落了下来 ,却没刺入对方血肉之中 ,只软软地垂在一旁。

愚蠢。

暗处中 ,窥视的眸闪烁着讥讽的流光 ,嘲弄地撇了撇嘴。

论狡诈 ,它的族群是出了名的 ,那男人细微的举动逃不过它的眼。

人性本恶 ,该要贪婪自私 ,跟狼性无甚区别 ,这是生存最高原则 ,紧要关头 ,对敌方仁慈便是待自己残忍。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千百年来一话 ,从未错过。

像要印证它的想法似的 ,伏在雪地的汉子蓦地翻身

跃起 ,在晓书恍神之际 ,匕首已落入他手中 ,他胸前口子的血早已凝结止住 ,丑脸上露出参差不齐的黄板牙 ,嘿嘿地发出笑声。

“你这娃儿心倒好 ,怎么 ? 杀不了一个手无寸铁、又昏迷不醒的人吗 ? 呵呵呵 ,现下我醒了 ,活跳活跳的 ,还有把匕首在身 ,你不必顾虑 ,尽管扑上来便是。”

他说着风凉话 ,利刃在两手间交互抛握 ,戏耍地绕着她。

即使万分惊惧 ,晓书也掩饰得极好 ,白团儿的气息喷出口鼻 ,两颊冻得发红 ,她委坐在雪地上 ,双眸清澈 ,戒备地盯着他。

“你待如何 ?”心中并不后悔自己方才的迟疑 ,若情势倒回 ,她仍是下不了手杀人的。“我身无分文 ,你抢错对象了。”

没有惊叫、更无讨饶 ,这小姑娘镇静得教人愕然。

他粗眉一扬 ,面容变得狰狞 ,戏耍人不成 ,自讨没趣 ,一股火恼了起来。

“正是抢你。”

晓书不语 ,等待他将话说个明白 ,内心深处隐隐颤动。

货在车中。

她思绪转着 ,一个模糊的念头正在成形 ,本能地 ,竟

害怕听到解答。

“你可是京城大商贾沈氏家族的小姐？”他明知故问。

晓书被动地点点头，声音力求平稳，“我是沈晓书。”

“嘿嘿嘿，是沈家小姐便对啦！老子管你叫啥儿！”他瞥了眼她的左手，将晓书当成被逼入角落的小动物耍弄。“咱只知道要找个残手的丫头，你条件挺合的，九成九就是啦。”

“找我有何指教？”她问，虽不愿坐以待毙，却苦思不出逃走的方法，只有拖延时间，多得一刻是一刻，真是在劫难逃，也得弄清楚一切缘由。

如他这种匪类，专做没本生意，长年在刀口剑尖上讨活，感觉自然灵敏了些。

空气中有抹突生的紧绷，仿佛这一举一动，全落在第三者眼底。

有些不自在，他伸手抚了抚颈后没来由竖起的寒毛，眼光警戒地观察周围。什么也没，只除了雪和前方半覆着雪花、杂乱无序的草木丛。

去他的，见鬼了！他心中暗骂，怕是江湖走踏久了，胆子却愈练愈小。接着视线一调，见那古怪性子的丫头静静凝着自己，他面容稍整，清清喉咙道：“有人给银两，要老子取了你的小命，嘿嘿，你可值钱了，呃，不，倒要说

沈府小姐这身份值钱 ,要不你这半瘸不残的 ,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 ?”

微微一怔 ,晓书脸蛋白了白 ,已无丝毫血色。

片刻 ,她音调静然地道 :“你收了沈家哪一房姨太的钱 ?还是我大娘 ?抑或是……我那几位兄弟 ?”

避到这儿还不够吗 ?她不想蹚那趟浑水 ,财富与权利 ,谁要谁就拿去吧 ,她真的无心争取 ,让步再让步 ,他们何以不懂何以要苦苦相逼将采参队和几名猎户全无辜地牵扯进去 ,如此轻忽人命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

闻言 ,换那大汉子发怔 ,稀奇地挑了挑眉。“喝 !你心眼倒明白。”他搓揉着胡髭杂乱的下巴 ,稍顿了会儿 ,好似计算着什么 ,忽而双目细眯了起来 ,咕咕怪笑。“他们要杀你 ,可老子现下不想杀了。若你肯乖乖听话 ,咱倒可以把你带在身边 ,留你一段时间。”

“你想以我做要挟 ,想弄来更多的钱财 ?呵呵……你也发现沈家小姐该有什么身价吗 ?呵 ,活的总比死的值钱。”思及那些为她惨死的人 ,心中怒痛 ,说话已不留余地 ,仰视的眸中清楚地印着轻蔑。

“你这种人渣 ,见利忘义、见猎心喜 ,毫无人格可言 ,是低等中的最低等 ,比腐肉上的蛆还不如。”此时此刻 ,实不该惹恼这个恶人 ,但胸臆间充塞着愤怒和得知事实的痛苦 ,情绪已难压抑。